

東

金

川

其

好

有

不

傳

於

東

金

川

其

好

有

不

傳

於

東

金

川

其

好

有

不

傳

於

東

金

川

其

好

有

不

傳

於

東

金

川

其

好

有

不

傳

於

東

金

川

其

好

有

不

傳

於



金石

一

一

川渠有時而改流城郭有時而徙置故籍有時而散佚其可以永久不易毀者庶幾其金石乎稽古之士往往好此成癖謂其與史事相發明因而一方之人文官蹟有冊籍已亡故老已逝賴韓山片石不致盡泯者正復不少降而下之其文實俚其事實鄙而井邱里社之名傳說襲謬亦可藉之以考証焉此又修地志者之所取資也豈必與歐陽洪趙之書相誇耀乎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一

一

聊城縣

石柱

石柱後魏孝文帝時所立為鄴東之表水經注武水東流從石柱北是也

大典

唐顏真卿祭姪文

草書

在鄆汝家

陳深陳繹曾二跋不載

文徵明跋曰米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為顏書第一

一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為傑思而

其山谷謂祭姪季明文文章字瀟皆能動人正類坐位

天啓元年六月...

帖三帖宋時並藏安師文家安氏之後不聞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而米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正與此相類然元章獨稱坐位者蓋嘗屢見而祭姪則聞而未覩今寶章錄可考宜其亟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爲劇致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爲蕩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亦取其行草也况此二帖皆一時藁草未嘗用意故天真爛

熨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者也侍御永豐聶君文蔚出示此卷俾爲鑒定後有陳深陳繹曾二跋深字子微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字伯敷勝國吳興人二人皆以字學知名而跋語考訂精審余復何言姑取黃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亦以補二陳之遺云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冬十月二十又九日

羅洪先跋曰右中丞聶雙江先生家藏魯公手書祭李明文稿自乾元戊戌至於今幾八百年紙墨猶新

世間何物不朽獨此完好其故可知也後有陳文三君政皆能明其書法而伯敷敘季明事根據史傳獨言杲卿之葬稍爲失實當泉明購屍時問之刑者云其父死時先斷一足故泉明啟履謙之瘞以無足者爲驗此謂止獲一足豈未之深考耶憶嘉靖戊戌冬訪先生翠微莊始得捧玩當時留意書法徒生羨慕而已今年庚戌秋先生攜之舟中諦觀數過則有不勝其慨然者人之意氣激烈往往蹈險如夷不畏白刃久之意衰氣竭瞻顧利害悔心繼之矣惟發於天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性而又能以聖賢之學輔養之是以當其處變委曲審時不失之於踈仇而足以成天下之事至於勢不可爲然後從容中道視死如歸此夫子之所謂強浩然所以塞天地也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肉凋殘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孰不含悲公幸脫於虎口使稍有所瞻顧尙能留念世事耶而希烈之難乃出於二十六年之後齒近耄矣英英如壯夫不少挫折此豈無其故哉議者謂公之文雜出於神僊浮屠以爲

本謂心聖彼神僊浮屠之於世事視聖賢較然殊也

獨其所謂靜定者則幾於無辨漢唐以來聖賢之學
不明故二氏者竊據以神其說公之喜談而不置得
非以其近似而取示乎當時之人既不足以語此而
傳史者之智又不足以發之使公之學不顯而等其
忠義至於與意氣激發者同科後之儒者亦不深究
凡語近於二氏者輒指以爲非道而迂緩自處顧謂
當然何怪無裒於世哉先生之學一本於靜定故凡
所在皆有建立今以中丞之節出鎮漁陽乃公故欲
恢復之地而先生受知聖明遭時久泰微千載之威
靈將使邊圉寧謐以伸其未遂之志矣乎敬以爲祝
是歲十月廿日庚辰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四

鄧秉恒跋曰祭姪文藁舊裝乃橫條長卷也明大司
馬聶文襄公家所藏公諱豹號雙江初仕華亭令得
之顧氏子孫傳守百餘年數經水火皆莫能濡焚至
丙申歲余待罪豐陽公之五世孫諸生荀攜前卷來
觀紙墨如新越三年荀以家貧求售因請於余余與
荀夙有道誼之雅義不容辭盡解數年所積俸餼而

之哉觀前卷則已蠹朽數畫急裝潢成帖易卷爲

冊五編墨迹復依然也歲次甲辰夏六月

宋徽宗御書碑在府治後庭

崇寧四年

其文云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上行而下效則政修而民安朕奉承先志述而行之靡有遺舉更法定令布在天
下凡以爲民而已吏怠不虔輒夤緣爲奸托法以便私
倚令以騷衆法以便民而反戾於民豈朕志哉蓋部使
者廢於舉察州縣聞無愛民之心有害法之意宜令諸
路監司悉力奉行有懷奸廢法不如令者按罪以聞仍
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崇寧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勅行

永樂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金石一

五

舊志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大定二十一年

石峽王去非記

去非字廣道平陰人高隱

王庭筠書東平党

懷英篆額

學正晉紳

信武將軍博州司候騎都尉高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耿得中一金吾衛上將軍充博州

防禦使上護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

百戶劉義立石

金黃華老人王庭筠自書高歡避暑宮詩四絕句詩

字皆奇偉今石刻在汾州晉城武縣學君實云
見所書老杜宛馬蟋蟀蝨八林猿等四詩沉頓雄快
與南宋諸老並行南北非元初懷巖子山輩所及
東昌府學三絕碑庭筠書王去非撰党懷英篆

居易錄

石博州廟學記東昌人謂之三絕碑三絕者王去非
文王庭筠書党懷英篆額也三人金史俱有傳庭筠
之父遵古時爲博州倅以興學自任庭筠此書結束
殊有力真可與米顛蕪湖縣學記抗衡而去非作記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六

時年已八十有一耄而能文亦可稱也遵古字元仲
好學守道當時稱遼東夫子官翰林直學士而庭筠
傳中祇一見其名未免失之畧矣

錢大昕潛研堂
金石文跋尾

廟學碑陰記

王遵古撰文

男庭筠書

門人李穀

篆額

右廟學碑陰記遵古撰亦庭筠書而筆勢尤縱逸以
古文篆題其額者遵古之門人李穀亦不減党承古
筆法也記末自題熊岳遵古熊岳縣屬東京路之蓋
州故有遼東夫子之稱金史庭筠傳以爲河東人誤

甲州集庭筠
熊岳人全上

麒麟碣贊

碑在郡學載鄉賢贊三十日淳于髡魯仲連漢都尉

尹齊刺史賈琮魏太傅華歆晉太常華表太傅劉寔

太守劉智堂邑令范廣駙馬王鑒常侍吳隱之後魏

太守房悅梁刻令劉昭隋刺史公孫景茂唐中書令

馬周徐王府參軍王少元丞相張鎬晉太守王志愔

觀察使崔漢衡秘書崔咸尚書孫逖節度使崔鉉鳳

閣舍人梁載言堂邑令葛同晉羊使君宋太守李垂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

七

太守徐爽五孝女金吾劉公真同知王公真

永樂
志

麒麟碣在郡東隅頭北有麟碣坊因碣為名

全上

漢都尉尹齊贊盜賊平治寬難抑強惟公既督斬伐用

張能名是著廉稱載揚家無百金終惜淮陽

未詳
撰人

晉堂邑令范廣贊賢矣仲將持心近厚釋囚還家俾解

其母歲早阻饑賑濟黔首適我樂郊倍增戶口

未詳
撰人

晉駙馬堂邑王鑒贊古溧地秀王公挺竒為君子儒仕

有道時既奉朝請都尉凡司文章華國星斗粲垂

未詳
撰人

宋五孝女贊孝哉五女踰年弗嫁甘旨奉親溫清冬夏

風樹旣悲白華亦謝墓可封哉亦淳俗化

李時佐撰

郡西門有正清坊貞節坊爲五女立

永樂舊志

四人

金同知王遵古贊顯允王公此邦賢脩治餘儒術政施寬愛學校修完士民感戴東堂繪真永獲瞻拜

未詳撰人

按萬歷時重刊碣時未見此文故又別撰見後

麒麟碣在府學內勒淳于髡等三十人贊於上志謂不曉其義佺攷漢書安帝延光二年東郡奏黃龍麒麟一見於濮陽或者當時立碣本此俗傳以取麒麟閣者譌也

曹學佺天下名勝志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八

按麒麟碣不知始於何人明正嘉時已不全僅得碎石於隆興佛寺其贊合志中所載僅得其九萬歷時太守葉公補綴重刻得三十二人謂適合當時之數今

朝廷開四庫館因得永樂大典中明初郡志碣上之人始全其贊則三十首其人則三十四蓋五女合贊也碣本在城東隅頭麟碣坊明初已在郡學又不知何時淪於佛寺今石雖不存而三十四人之名已全惜其不載諸贊然因是日以求又得尹齊等

五贊末二人曰金吾劉公真同知王公真真者像
也不著其名閱王遵古傳其贊存焉劉公則金吾
上衛博州防禦使劉義見大定辛丑廟學碑其同

立石者有學正晉紳卽撰房悅贊者見後于劉王二

公不斥其名則知麒麟碣卽建於此時矣但三十

贊鄉賢名宦皆有獨題曰鄉賢當是一時脫誤又

太守王志愔上行一晉字又郡屬之堂邑置於隋

若晉范廣爲堂邑令王鑿之爲堂邑人皆在江南

之六合蓋失考也貝邱宋廷芬五女唐時人見王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九

建詩註而聊城亦有五女墓見墳墓及列傳不知何代人

一統志似以爲卽貝州宋氏五女而麟碣贊列於

宋人得毋因其姓而誤爲宋人如宋慶禮之故事

宋慶禮唐人舊志誤入宋人然金時去宋未遠或有據云

元縣令箴 古之哥撰

咨爾多士各可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

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勿爲涓流成池片言

可用毫末至著禍既有胎德豈無自鏡不自照祇能鑑

物人不自知從諫弗拂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

縱慾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無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顧在深思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毋爲惡行毋逆善名保此中道無不有成過客箴士冀申同情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舊志

箴石在縣廳

聊城志

明重修麒麟碣記節

刪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十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東昌府事新安硯莊葉天球撰文
賜進士朝議大夫湖廣布政司叅議郡人義菴許路篆
蓋

賜進士迪功郎行人司行人郡人可亭任淳書丹
初余以戶部郎中出守是郡閱府志見所謂麒麟碣者
紀淳于髡以下三十二人及詢其迹咸謂世永泐沒不
可徵也時會清戎平厓林公志篤尚古亦以爲然遂訪
於耆舊獲其遺於隆興佛殿鼎籍之下石已磨裂無復
故式僅存馬周房悅劉昭公孫景茂之名贊餘無統紀

較府志所載淳于髡羊使君徐爽吳隱之葛同五氏纔九人矣夫事以義起古既不可盡識而嗣賢以列之不其勝於終没乎於是以在祠名宦鄉賢若蘓瓊魯仲連以下咸續成數題以爵氏係以贊詞幽者闡缺者補總前爲三十有二人蓋於古碣所載若符契然遂命石氏鐫之象以麒麟蓋於古人立名之義亦不相拂矣嘉靖四年歲次乙酉春三月朔立石

名宦鄉賢贊

齊處士淳于髡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十一

倬哉淳于博學強記慕嬰爲人觀色承意因說惠王嘉其論議黃金白璧重加寵賜

晉博州郡守羊使君

按晉時無博州之名石刻誤此是石晉

身爲犧牲禱於洪水洪水無知沒而後已民思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偉功不書於史 趙元佐撰

晉光祿大夫吳隱之

濮州鄆城人

古之仕者惟清惟潔沉香不珍貪泉亦啜素稟忠純難移操節歷官州牧風標愈勵 霍希詵撰

後魏太守房悅

賢哉房侯名揚後魏善政濟陽民愛而畏終於此邦碑
塚遂遺跡可徵慨然長喟 晉紳撰

河朔令劉昭

古有君子曰劉宣卿力學能文博悉見稱窘步百里竟
莫衢亨潛心莊老以卒平生 溫國器撰

隋儀同三司淄州刺史公孫景茂

隋有元蔚甲科馳聲高唐作宰綽有能名累拜州牧德
政屢成享年及耄謚康以旌 李時佐撰

唐中書令馬周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挾王佐才遭時奮驥築巖其跡鸞鳳其翔敷陳時務明
習憲章鳶肩火色卒相於唐 趙汝霖撰

宋知博州徐爽

仁於用心利非專已能輟清俸贈養多士源源其惠如
江西水涵泳恩波無時而已

元堂邑令葛同

按葛是唐人見宋晏元獻類要此誤

葛公宰邑歷代稱賢一方受賜千室鳴絃厥德如玉厥

泉遐哉邈矣久而愈宣

贊但出府志并遺石

魏南清河郡太守魏瑛

作守清河以儒飾吏難易兩言化及同氣維彼昔人亦
感以泣教化大行盜賊屏息

唐濮州司倉叅軍姚崇

廉直著聲際起於漢十事要陳丹悃畢露敷讚稱能應
變成務相業巍巍媲美房杜

宋河北宣撫使文彥博

肅肅路公乘時奮響民歌於衢戎伏於莽宏海納川崇

山邈壤爲世名臣千載欽仰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宋知博州郭申錫

果能裁物明能悉理惠以濟人廉以律已寇亂旣平民
患乃止於皇厥功照耀青史

宋知博州蔡挺

設法應變允有成功捕盜均賦萬民悅從德澤廣博愛
及附封凡厥有位是崇是宗

金同知博州王遵古

遼東天子器局慷慨別駕博州才堪鼎鼐治飾儒術政

施仁愛學校允修士民仰戴

元東昌路總管徐世隆

穆穆徐公立政寬平教化敷宣鞭朴弗庸我德如聲民應如響爲治期年人懷惠養

元東昌路總管張炤

綜理庶務材幹優充相時立政寬嚴適中吏畏民服境內肅清三載考績以治最稱

元堂邑令張養浩

闡揚正道首毀淫祠勸善懲惡衆弗忍欺厥功維懋上用嘉只允陟廊廟萬民咸喜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十四

以上名宦

齊義士魯仲連

嗚呼先生氣節崢嶸誓死東海射書聊城高世之士振古之英清風凜凜萬代蜚聲

漢主爵都尉汲黯

直哉長孺風力彌勁恣詐進言君相欽敬河粟便宜淮謀弗橫社稷著稱勇奪賞孟

唐同平章事張鎰

精潔端簡深沉禮重縫掖通達國體論

善有聲天下咸服相業昭明

唐大理少卿孫伏伽

剛方自任爲國之楨直言受賞累擢名卿正色立朝雅
有風望僚寮敬畏匪激匪佞

宋同平章事文正公王旦

古有仁人曰王子明犯而不校德而能宏江南推使塞
北獲平偉哉賢相文正謚旌

宋端明殿大學士王巖叟

制科首選翰墨魁英柄持憲節綽有能聲喪服論罪孝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五

道獲亨卓犖一世重我鄉評

宋龍圖閣待制宣公孫奭

明經守道彈冠結賢批鱗罔忌補袞無愆天書識詐封
祀言顛中和問達允謚曰宣

宋同平章事文定公李迪

卓越之才公輔之器正色危言鼎鑊不避歷相兩朝功
著萬世表以遺直昭如星日

宋左僕射忠定公張詠

氣凝秀爽文深驚邁崇陽富桑荆湖振億司封沉正持

急歌介自號乖崖德音匪懈

宋同平章事文簡公畢士安

雲中苗裔觀扈羈塵篤志涉獵偉名縉紳伯也
陶同寅端方沉雅一代名臣

元翰林學士承旨文康公閻復

問學諳博剖析經旨英才樂育士風振起
普萬世宣聖褒封寔維異議

大明少師荏平伯榮襄公吳中

持法寬平政務精敏節財裕國謀竭哀悃董建京闕朝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

六

夕匪懈厥功告成萬世永頌

大明少師荏平伯榮襄公吳中

位彼哲人 德著 山陰 水

禮益著 賦 賦 奏 變 壽 自 豫

大 明 戶 部 尚 書 兼 少 詹 事 郭 汝

愛立心恬靜黎民 愛立心恬靜黎民

亦藥之牙克有前監

賢總二十

歌介張溢噪混

山官舍鈇筆部銀鐫

東昌府題名碑

葉天球撰

王臣篆額

任淳書丹

嘉靖
二年

昔人謂吏於東昌者爲浮圖絕頂之鈴鐸言易於發其聲也時聞其語而愛焉初不知其意之爲可懼也比予以戶部郎中出守是郡旣至則見夫繁劇衝要浩浩乎莫有紀極蕪穢委塞閭閻乎難以智乘而疲困凋敝則又蹇蹇乎弗可以快心爲也迺俛而歎曰殆將弗振於聲矣乎用是深懷憂懼求其所以永終之道吾夫子曰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七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董子曰郡守民之師帥也夫知爲民之師庸可不知吾之所當師乎且東昌自秦而下爲東郡爲平原國爲博州元爲東昌我朝因之置守以來繩繩相繼仰而求之有餘師矣迺稽於衆與冊始於晉得羊使君於宋得徐爽郭申錫蔡挺金得完顏允節王遵古元得徐世隆張炤王結僅有九人自國初延今百六十有餘載得朱與文而下凡若干人固皆鉦鉦有聲而至今有遺響者

名賢實論世考德正有以其餘師者矣竊又念采

莫之難而散失之易也。礪石命工次而列之。虛其左以俟後之君子。嗚呼東昌之難於官也。審矣。然則欲勝其難。蓋鑒諸此碑矣。乎鑒諸此碑。蓋存其曰愛曰懼矣。乎蓋不善斯懼。懼斯惕。惕斯戒。戒斯不爲。有所不爲。雖欲如其人焉。寡矣。善斯愛。愛斯慕。慕斯效。效斯爲。有所爲。雖欲不如其人焉。寡矣。有所不爲。是不善吾之師也。幸懼焉。爾有所爲。是善吾之師也。幸愛焉。爾懼於彼而去。其所以如彼愛於此。而就其所以如此。是師從其善而改其不善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寧不端。有在焉矣。乎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六

雖然後視今。猶今視昔。使觀是碑。純乎愛而慕焉。今斯榮矣。一有懼而惕焉。今斯辱矣。榮辱懸殊。俱在一石之間。可不慎與。主是役者。余爲葉天球。良器而相成之者。同僚范子祺。賀子有年。史子塘。田子良也。工旣訖。僭序其端。以自勵。且俟嗣是而來者。鑒焉。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夏四月朔旦立石。

重立東郡題名碑

李孔陽撰並書

嘉靖三十九年

東郡舊有題名石。填置後廳古壁。歲久剝落。滋甚。文字僅餘影。似且年代淹遠。漫無紀錄。名氏更多遺失。雖近

代者亦鮮載在紀錄覽者病之往歲余自西曹持左符
來守於茲至則求記莊誦蓋深有所期效焉迺於壁間
讀之聞然不復能辯釋矣於是則有鶴石呂君尙右遵
洲謝君洙謂余曰是固有待而成者微公其孰與興之
余亦唯唯而未卽辭然亦不卽圖也既再逾年政務頗
就緒惟時又有鶴汀張君秉義至自蜀瑤山程君鳴鶴
至自燕揚谷毛君汝清至自湖矩軒陳君典至自清苑
俱絡繹踵集均有此慮也相偕屬記於余余曰是未可
以易言也諸君之意無乃同乎請以同告夫我國家設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六

官置吏拔賢簡能內自館閣臺省外至藩臬郡縣崇卑
遠近雖迥殊不相侔然萃天下之英俊而聯之於一堂
合其異而同之也合疎遠之朋與而糾之以同官尙其
同而一之也夫惟其異而同也故恐其戾於異惟其同
而異也故約其異於同同其異可以官矣夫吾儕以四
海之人景附嘉運偶爾聚首是故僉訐協議有同謀焉
范官行法有同度焉出入起居有同豫焉寵恥欣戚有
同禮焉摠衷殫志有同心焉陳力効能有同業焉撝謙

崇虛有同益焉冰履玉持有同操焉夫是之謂同惟同

故公惟公故和惟和斯順而百度貞萬事底績古云百僚師師又云同寅協恭蓋言同官之準極也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蓋言聲氣之攸比也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蓋言兄弟之義相須之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蓋言同心之益深相薰習而交相引翼也上焉者勸之以是管官者率之以是寮察者勗之以是殆匪直所謂奔趨於一堂而會過於一時已也同之義亦大矣哉故分銜列籍紀厥所由歷布諸珉石俾近而當時遠而異代或傳諸父老播之典籍人皆仰見一時之盛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聞風興起而奮趨之斯無愧其爲同也已嗟乎同者其常也而或有不盡然世變之激也持己見以自信者則失之固作喜怒以低昂者則失之驕競奔突以市寵者則失之僻視得失而罔規誨則失之疎刻尙私意以立藩垣則淪於譎矜伐智賢以炫虛譽則過於矯一得自盈不能容納則漸於損營私惑衆不知表樹則流於婪有一於是皆足自頽是故以同而異者敝亦甚矣噫八音不協不足以言樂一肢受痿不可以語仁而况夫天

大公之治可以未同者共理之哉又况東郡地衝而

星波賦繁而俗敝機括少殊寵恥懸異聲實之隆衰因
故非同心者罔濟也余故原同之義爲諸公告且以
期待於後之同登斯石者則同此警勵也故併以前刻
所未紀者續之嘉靖辛亥孟秋旣望

東郡題名碑

知府岳和聲撰

同知周大穀篆額

推官范景文書丹

萬歷四十四年

夫郡固鄒魯弦誦之所暨而三齊冠帶衣履之餘也乘
黃振鷺其君子夙夜在公而采芹泮水土稱濟濟焉下
至田畯坊郵無不稷黍稻秬以收重農務穀之效此其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十一

幅魯而魯也乃洋洋大國田甫莠驕魁人傑士雲蒸龍
變烜赫縣寓者不乏而或務爲喬宇爲夸毗以追俗取
好其在里閭少年粘履鳴琴鬪鷄走狗之屬浸假而探
丸報仇浸假而椎埋作奸無所不紛華亦無所不究醜
此其幅齊而齊也跨齊魯而綜爲郡上之所控下之所
釀其取多用宏旣以一大都會雄於二東而白馬金隄
之故改輓而漕萬國之咽喉九扈之輪蹄靡不總萃焉
以冠冕南服而屏翰京畿地固不綦重哉地重而官重
官重而人重以人處官而官庇不則以人而輕官以官

而地輦不則以官而輕地而吾明自高皇帝體國
建官而治之者自守而下若丞若判若推代無慮
十數人無慮百數矣是百數人者其擢精殫譎所畢力
而從事於郡或盡節與營便不同趣也或陞華與挫承
不同受也或東西南北剛柔燥濕不同城也而官同焉
蓋迄今二百五十餘年或碎隱而錙震或烟沉而露落
問之故老遺獻有愾嘆讚誦而趣舉其名者有指畫其
佚事彷彿其遺音爲衢巷所艷傳而恨史乘之未賅者
而不則在其事而惟恐去之不戚遯及去而惟恐姓名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五十一

之不遑忘也此其故亦可懼也已矣予懼而思有以克
之考前載覈遺銜臚蒼而志諸堂皇以時見而時齊省
焉以期無忝於人於官於地則別駕馬君豫白間來謁
曰與其志也寧石志可卷也石不可泯也乃伐石而系
以官系以代系以名氏爵里自洪武二十五年迄萬歷
四十四年凡若干人嗟夫人重官耳非官重人也官重
人而麗名於石者滋輕人重官而麗名於石者滋重後
之視今由今之視昔將令過而問焉者曰惟茲樂石發
皇賢哲粵若遂初施於來禩大以黼黻王猷而次以緹

緯農義其在東郡執象陶化世漸於道德齊禮之政使
鄒魯三齊間務掩疵而擢秀有詩書禮樂之效無嘆息
愁恨之心敦龐淳固以不忝弦誦之鄉而寧第一冠帶
衣履稱傑於海岱間則羊叔子之峴碑於是焉在固不
數韓陵一片石矣萬歷四十四年歲在丙辰嘉平之吉

聊城縣令伍闇去思碑

郭鉉撰

嘉靖十五年

聊城尹張愚去思碑

田濡撰

嘉靖三十八年

聊城縣題名碑

王汝訓撰

萬歷三十一年

聊城鄭令去思碑

未詳年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我邑鄭侯以蘄水名家歷宦清約筮仕一壺以師道自
任則東藍之人尸祝之繼遷邑宰以慈母字氓則松溪
之人尸祝之於庚寅仲春補授茲土閱二年其善政如
建聖廟興學校崇教化清編審平徵收剖冤獄禁假命
却常例省勾攝表貞義絕干託戢奸慝吏奉其法事循
其紀固未可更僕數然大要制治務簡持法務平卽窮
巷幽壑細民冤抑皆得詣公陳說毫無譴呵卽龔遂之
治渤文翁之化蜀南陽之鞭蒲不是過矣數年甘淡肌

骨俱成冰雪兩載茹辛肚腸盡是茶蓼今以課最高擢

以父母天下第無奈聊之叟童只能爲扶杖爲祈
而無能以輿情上之 省聊之紳紳不過頌威鳳頌福
星而無能以德政達之九閭耳恐卧轍扳轅之無及也

畧節

按職官有鄭文先於康熙四十九年任五十一年去
據碑文庚寅補授茲土則四十九年也其時正創建
文廟其爲文先確矣但職官云大興人此碑云蘄水
豈寄籍與

闔郡追思岐山李翁大善碑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十五

題薦善人李翁諱應鳳萬歷十二年甲申正月十二日
戌時生聊城縣人孝友著聞善蹟多端本縣正堂朱刊
積善錄行世兩學軍民公舉蒙督撫方據守巡兩道覆
詳特疏具題表揚援恩詔授耆德冠帶又蒙提學道府
敦請鄉飲順治九年壬辰五月念七日卯時卒

毀窰碑記

鄧汝勤撰

涂長發書

乾隆三十八年

聊城南門外直南北有兩閣中皆民居雍正間有陶人
置窰於南閣之西精堪輿者往往指目以爲非宜乾隆
辛卯高陽韓公來治邑越二年公奏最將超遷去

人士始請於公毀之廼勒石紀公之德且以告來者使毋蹈焉夫形家之說儒者所不言而史冊所載如晉之戴洋齊之邵碩北齊之陸法和諸人所言休咎雖小不爽非獨精於術其理然也是以仁人君子於凡利害之大而有關衆人者其所興除必以衆人之心爲心而於已見無所執期於人與物有濟而已易說卦曰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蓋言生地也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言必水火相逮而不可或亢也離之彖曰畜牝牛吉亦取其爲陰柔之物而麗乎中正則亨且吉也抱朴子謂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五

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一縣有生地下至一鄉一里一宅一房悉有生地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張晏曰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水爲火配夫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隩今燔一郡一縣之生地而以火濟火其爲害於人豈有旣與昔范文正之在蘇余君厚之在湖皆以相宅者之言公其利於一郡南杜所居號杜固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杜正倫仇之鑿其居遂不振此不過一人一家之微有心者猶將識之况萬

家之興衰一城之氣其今昔懸殊雖未必盡係於此

而此固彰彰可知者乎然則公之有造於吾聊城者宏且遠矣公名龍震字東箕乾隆庚辰進士

堂邑縣

唐葛公學碣

金石錄云唐葛同爲堂邑令有學碣在縣學

葛同清德碑

晏元獻類要云唐縣令葛同有清德民爲立碑

永樂舊志

太公廟碑

塚廟記云太公廟在縣北二十五里有古碑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宋廉公墓碑

宋宰相廉公諤墓在城東北八里碑碣存

宋米芾詩石刻

申鼎鉉跋曰米海嶽少壯時刻意臨摹古帖晚年則自出機杼不循前人矩矱如禪家悟後呵佛罵祖使蘇黃輩見之不無氣懾予閱米蹟甚多未有若此帖字字騫翥筆筆奔軼風流灑脫更不待言此發于副憲蘇公家藏也後爲許少司農重刻舊榻散失數塊

予欲鐫補不果行今枚端葛先生同千之龐先生遊

發于見而愛之卽爲翻勒全本鳳毛麀角誠希世珍也賞鑒家宜寶重之壬寅夏初古并申鼎鉉漫跋

元修學碑

元趙孟頫有修學碑今斷裂不全

張瑩墓銘

元總管張繼祖墓趙孟頫銘又天水郡趙至墓去城

北五十里

白雀觀碣

相傳初築城時有白雀馴集因名白雀城元置白雀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觀於此今爲正武廟基掘有石碣題白雀觀三字

堂邑令張養浩去思碑

元明善撰

夫養民失道則人之生也或不以義强者不翼而飛

爪牙而攫噬弱細者病矣智者舞其巧譎者騁其捷養

養者恣於慾頑暴者勇於敢風之淫昏扇之以天豔有

立者搖傾者委非傑然者不能以義中處上之人爲此

懼也變酷虐之法施慘毒之刑彼不自訟夫已之所中

非義方讐視其上而萌復之之心此秦漢之所以廢興

也若天生有養也死有藏也幼有學而壯有業也孝弟

者興於家頑愚者迸諸遠鄉有仁厚之風里有雍睦之俗以是道而養民民有不趨於義者乎世罷封君縣令之職寔與民比求治功者恒重其選是蓋不能復古而欲徵之於目前者然也一令之賢萬室由之而安義以之立與夫養之以道者一也今之選可不重邪天下之縣至衆也烏得令令賢乎一有植身端潔牧令有恩者居則愛之去則思之至於勒碑頌德若將世世戴焉者由此觀之則好治惡亂又人之恒性也特徇於薰習而操守不堅者始變矣堂邑有德令曰張君其才贍而心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仁以得長民爲喜亦以爲懼其言曰吾始以儒而未試今長大縣吾所學或得以利夫人然地方百里丁黃數萬治平日久其封殖滋厚日嚮於矜夸浮靡則徼倖變詐之俗相扇而熾盡以古之道治之則壓於勢有不容吾盡者苟焉以塞令之責而又媿夫吾所學下車恪勤厥職得以惠民除一弊若隄水而撲火曰令實民師帥非清白其何能律乃取太尉震之言榜其堂曰四知曰人不聞於教而務尋鞭挺是虐之也老者使篤倫理幼

者壯者登之於學而教之敢有弗率罰之無宥曰胥皂

在官祿不足養家日以肥是必弄織愚以權剝之也豪滑者逐良愿者止曰更漏不明一縣聾聵乃建鼓角樓以節昕昏崇三皇之祀館醫學其中而使學者學醫而精其業曰歲秣國馬班處甸民民苦之甚乃創都廐間四十有三芻菽官旣予直而馬有常處曰卒旅輟兵而漕惡於亡賴賊民於噫乃與其長明約束之至縣界者皆斂手惕息不敢與民索一飯口害吾民者雖貴強吾不彼貸曰民皆赤子一筆刑版將不得齒善始至有嘗爲盜者五人乃召與約曰能改卽削汝盜版及去削者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五

三人蓋令之治人也才存心也仁其潛施默運使民陰受其賜有非言語之所能者然三年之間田者贏工販者足老幼服於禮節強者不得病夫弱細矣智者譎者饜饜頑暴者戚而不得肆矣得竭其才得盡其力庶幾以道養民者也然則堂邑縣人化令之教始近於義乎不然何張君之旣去久猶不忘相率伐石記美屬其邦彥監察御史申君從敬走二人京師亟求余文也余與張君同丞相掾同太子文學同學士院而余之縣實鄰堂邑知張君宜余若余於鄰邑之人亦烏得不同其樂

善之心故首述民之道繼紀張君之善以誌諸來者
之詩歌以遺申君俾歸刻之歌其辭想其人類古之遺
愛者焉張君濟南人名養浩字希孟今爲秘書少監其
詩曰酌酌甫田穀菽茂止力者誥誥仰彼長畝婦子饁
之相之草薙稅駕于桑令維田峻嘗其壺飧笑言以溫
邑人敏生劬躬服賈永作儉勤耄倪與與罔敢情驕廢
其教語令有鞭笞庭將媿汝哲令柔仁剛強之克引養
而恬先事口食虞飽而嬉乃繩之職人有退言始若戾
余室富而安今悔吾初乳煦蒙稚令維母慈毋去稚遺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孰恤寒饑令馬駢駢如翰雲飛跂望而悲莫願我來曳
石於山刻頌於石世無磨泯式誥明德

三

虞集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
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
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訶止食於逆旅之主人未具
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者衆避長席予之予更他
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余曰
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欲
得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

實吏而又徵我曹令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
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
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價使自推擇
當賣所有者主名卽受價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
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
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很鬪卽
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卽攝牘置案
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
約至亦知令得寔不煩鞠治卽承罪謝去以爲常縣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鈎民爲訟使兩不得解因
以持令佐伸縮爲已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
圃令去稍稍復來矣旣而予憇道旁大樹下有二三
父老行且踞背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
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
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
令所三日小民悉自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戶之所出
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

吾爲鄉正里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旣迫官

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
寧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
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
作張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
史遷翰林待制今爲右司郎官
文淵會其
明科貢題名碑 黎淳撰 天順 年 五 年 笑
知縣張春去思碑 許維新撰 萬歷四十五年

博平縣

唐潔軒銘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張黻潔軒銘并序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
其色世之人至獻酬交錯男女雜坐因狂藥而墮正禮
誠可譏議者若元德秀病酒終身不識女色豈非天下
正丈夫哉玉牒子駿之爲令博平也正色率下笑語有
時旣爲菜衣之堂以侍養開軒與僚友時會其中榜曰
潔軒以不好德爲戒焉是固有祿位者之範也銘曰才
如宋玉不顧東鄰君子室慾以守其真醉而不出主人
留冕遺簪墜珥正禮何存王孫僚友恥壘莫箏同醉而

潔玉雪也

博平

文苑英華

博平治內潔軒唐縣令玉牒子駿建有銘刻厭次張

徽撰靈泉侯珪書

天下名勝志

明博平縣科舉題名記碑

吳寬撰

東昌之博平文獻名蹟載往牒者代不多見國朝建學置官教化宣著士多知問學爲科舉業由永樂乙酉至宣德壬子舉於鄉者六人至是不登薦書者六十年矣成化壬寅姑蘓文君宗儒來知縣事修學舍廣生徒日與教諭林君訓迪策勵期於必效甫越歲而有舉於鄉者君慨夫得之之難而懼來者之弗嗣也乃彙書其科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名於石刻於學官以示後進所嚮走書京師請予記予惟天下之仕者惟科目得人爲多孝廉失之僞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拘則其勢不得不歸之科舉故天下之人爭重之蓋盡民間之選而後得齒於庠序之選由庠序而後得舉於鄉盡鄉之選而後得舉於禮部以爲進士積其凡必千百而後得一天下之士固不俟論其在州縣亦紛乎衆矣而舉者不過千百之一則其勢不能以不重故其所重者示之使有所慕而後能自勵錄名於藩司則一方之士知而慕之矣錄名於

禮部題名於國學則天下之士知而慕之矣州縣之有題名也其亦國學之遺意乎夫所謂州縣之士者其學同生之地又同而名之成不成殊焉此其耳目所逮尤有不容以不慕者故以天下示之者大而以一方示之者親使天下之生皆學於其鄉皆慕其所及知感激振奮不能自遏則名不成焉者寡矣且仕焉必有所用於世用焉必有所利於物而後無愧乎科舉之名苟徒校文字筆墨之長以階寵媒利使天下稱之曰某鄉貢某進士某卿相此世俗之所謂名豈士之所恃以自重者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一

三

哉夫知科舉之重則不爲惰學知行業之爲科舉重將不爲虛名雖士之責亦有司者觀勵之意也博平鄉舉之士若是其艱也而於進士猶未有聞也嗣是以出其有爲名進士爲卿相用世利物爲天下重者乎文侯之政可繼則茲石可嗣而建也文侯以名進士知永嘉勦繁鋤暴卓有聲蹟及知博平政簡不足理因以其餘爲學校科舉之務若題名云者觀此亦足以徵侯之賢故併及之

右碑在儀門外

釋迦寺碑 教諭林智撰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

五

釋迦寺碑 教諭林智撰

右碑在儀門外

東昌府志卷四十二

金石二

平縣

明徐令淮德政碑

任漢撰

成化十一年

葉天球去思碑

王靖撰

嘉靖六年

硯莊葉公諱天球字良器世家新安硯山之麓正德辛巳由進士以戶部郎中來守東昌在平舊隸於治當都會藩府之衝廣袤不踰七十里兩稅實徵四萬三千七百餘兩則土著者十有二鄉遷民二十四屯其後法从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一

弊生田兼於富稅存於貧夫不均則弗堪弗堪則出居及庚辰迄乙酉里閭邱墟萑莽連阡陌督徵逋負五六載無完期經是邑者罔弗盡心竟莫能釐硯莊公巡茲土惻然嘆曰甚哉若邑之敝敝弗用興則淪斃不可救興匪大更張則小補弗可久乃請諸當道撤舊作新乃按縣諭民蠲負招流均田定賦乃誠屬貞度授成履畝丈量省勤惰稽姦昧日夜寒暑不倦以故羣工戮力始丙戌春正四日逾六月事集得其疆一萬一千一百餘

賦起料白壤墳壙者二畝有半斥沙薄惡者科

公之意其在斯乎衆曰唯唯

在平縣知縣題名記 王靖撰

清平縣

銅釜餽銘 銘闕

清平修學掘得銅釜餽規制與今不同蓋不知何代

器也因作銘以誌之

縣志

元翰林學士徐世隆題唐明宗廟詩

元貞間縣令勒石龕篋中

永樂舊志

清平縣儒學科貢題名記

江萬和撰

高一登書丹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三

任讓篆額

隆慶六年

國朝禁革保正催糧碑乾隆三十一年知縣李傑刻石

莘縣

莘令杜神智德政碑在縣界縣乃漢陽平後周之武陽

也 永樂舊志

莘令李思洪德政碑今無 全上

元劉尹去思碑

馬豫撰

皇慶三年

明楊令同春去思碑

王汝訓撰

萬歷二十四年

劉令承禮去思碑

陳贊化撰

崇禎戊辰年

冠縣

元張士觀村公墓碑 明葉樂重修廟學記

姚本績立科目題名記 周治邑令姚本去愬碑

倪湯邑令何維德政碑 張瀾邑令張維新遺愛碑

郭純熙邑令孫健遺愛碑 胡士標邑令劉莊去思碑

錢楷邑令馮嘉曾去思碑

館陶縣

唐館陶令徐遺愛頌 張孚撰 宋瑗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

元嘉禾贊碑 張璽撰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四

大德四年歲在己亥館陶縣尹溫仲謙行農畝得一莖六穗乃牘上之州僉謂國家致和之應都邑不可私有遂以上聞溫侯於是圖未刻石縣治之壁其堂曰嘉禾堂時道江張墾客於郵溫侯請文以識其事因爲贊曰天生百穀於以養人實種實稟萬寶告成維寶之成六出其穗六穗同莖允矣嘉瑞彼芝產九言發其祥孰若斯穀我農之慶連理之枝是爲瑞木孰若是穀我農之祿厥草惟天厥木惟條人貴異物乃歌乃謠瞻是嘉禾有相之道豈無聲詩善頌善禱斯稷斯穗其實離離斯

稷之苗一幹而支在昔成周同穎異畝嘉禾一篇魯國
邑呈其祥缺於邦侯邦侯不私曰國宏休六府孔

修穀居其一勸以九歌俾之勿失含哺鼓腹其樂熙熙

爰述民情敢造一辭

此贊縣志僅載首三行序

館陶尹李藻去思碑 王思誠撰 元至正元年

近民之司莫如縣親民之職莫如令故令賢則宣化布

令不崇朝而徧乎百里治教之成若反手耳吾於館陶

尹李藻子潔見之矣子潔世潁川人父正郎知泗州又

知歸德府弟黼字子威以國子生爲大定丁卯進士擢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五

翰林修撰河南行省檢校拜監察御史子潔亦以國子

生爲壬戌進士擢太常大祝至元二年來尹館陶杜門

絕請察民隱詢土俗興利祛弊斥無籍之胥吏旬日間

邑人逋而復者頓百戶民相訟召兩造諭以禮讓陳以

德義不假刑威往往悔謝而去民有誣爭同宗財產者

七年不決子潔爲之剖析懇至欣然退服若決此訟者

又十餘輩上官若臬司行縣咸嘉之不忍以屬吏待且

移疑獄鞠之前後以十數咸稱明允尖塚倉若縣倉歲

起時發民完之乃告諭曰汝輩衣食所需故役之他役

不輕汰及也衆懼然趨役而民不擾先是邑民出稅悉爲蠲者所困子潔禁之曰爾無魚肉我民課農植桑果視舊加數倍仍嚴盜斫私賣之禁夏大雨浹旬河溢堤決平地水深丈餘瀾漫入城郭廳事前亦深數尺廬舍汎沒民叢沓避市中高地僚屬皆遜子潔獨不去曰我爲邑長旣不能弭災又不能拯民之溺縱獨生如吾民何誓與吾民同死而已揮淚巡視民莫不感泣旣而水息乘小舟督丁夫塞河決補隄防未嘗知倦田野民或升高陵或棲大樹採木葉掘草根以食子潔勞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六

來存撫先發官米賑其苦甚者不足勸富室出粟以濟之又請於朝賑以鈔二千錠又上章乞蠲是年民租罷和市絹二千七百疋若聖廟若三皇祠若縣廨俱圯於水以次葺而新之倡僚屬割俸儲供億置什器飭館傳命巡尉練弓兵勤警邏盜賊屏息犴獄爲空在職二十月移病而歸父老遮留不能得至有號泣者其東北境自水草保實松滋監霍爾赤彥舉之別墅子潔旣去之二年彥舉來自松滋因邑人追思不已乃伐石勒其遺

德意歸湯予爲之文嗚呼今銓曹於守令極難其

而得人爲鮮子繁王深在任未久居而民安去而民思一邑
之無愚智大小靡不皇皇然若孺子之失其父母是
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滿考治效之臻不知又何如
吾聞子潔之父爲州爲府所至著稱子威又嘗與子
同爲太史氏相知有素爲御史多所建白故併及見其
父子兄弟文章政事源委有所自也

明館陶四義記

閻闕撰

昔者仲尼氏之慮世也利則罕語易贊乾德顧曰利者
義之和也夫利也者遂也順利利益之謂也公而正達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七

己達人何施非義偏而私便己而不便人則世以病矣
故大人致精義之用利垂來世君子樹明義之力亦足
以利國天下善人端士惇義而宗戚鄉邑宜之劉仲清
氏曰頃仲子聘館陶王本元氏之子本元蓋善人也家
縣北尖塚衛陰之原東去五里曰孫寨別有田千畝十
畝舍之凡七十間重門而入中攝一堂宗戚無田與廬
者授耕而居之多寡視口視力後先視服於是鄉之人
目曰義田同里有子弟往不知學則於宅東半里許以

延經師教成童者於中堂句讀師開蒙於

翼義田以贍歲用開圃以供蔬茹地凡二百二十有二
是鄉之人曰曰義塾衛自元城而東也南北道過
在門西一里間造船一艘以能水而慎者一人給
田五十畝俾操橈焉濟行旅而不索錢再給田三十
畝爲不時繕船費於是鄉之人曰曰義渡承平踰百載
雖僻縣人凡貧無葬歿無歸者不忍見則河之西原二
里而近開阡納楫而封識之垣有樹祠有屋擇道釋守
律者令之典香火春秋時且自具紙錢醪酒燎耐其間
占地無慮三十畝於是鄉之人曰曰義阡蓋規立於厥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八

考豐城丞及本元而利遂充於其鄉弟本立實相事焉
於是閭子聽之喜曰人之爲道也生有養長有教行有
託終有藏而後順益遂天下利矣是以六籍備井牧之
制焉昭禮樂之數焉厚賓旅之歸焉慎里瘞之誠焉此
有國家者事也而本元氏以殷富不自利而與其鄉利
之得非聞希文氏之風而慕其有義名也乎夫參知殿
學宋有實封然義田止矣而本元有四焉晏子雖以善
交顯世焉陳氏方以厚施謀國二者施同時也而所利
殊矣且利名入朝利利入市卜式輸財助邊實利得宜

也本元遠不見都門居縣外二十里將何利哉利爲善人惇義而已矣後之爲子弟者恒如本元承豐城之志本立協本元之心不以自多則王氏之居人當呼爲世義之莊真可傳久矣劉子喜曰是宜歸之館陶俾王氏後記之世慎修義焉

學官題名碑

張尚策撰

萬歷二十五年

高唐州

元加封孔子碑

閻復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九

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祐我皇元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大德丁未秋近臣傳旨議加至聖文宣王封號臣復

承乏翰林獲預其議竊謂自古稱天子者多矣而莫

如孟子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
聲而玉振之也蓋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
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宜加
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奏可璽書錫命臣復職當具草
草旣已頒示天下矣邇者江南浙西道僉肅政廉訪
司事吳舉庭言褒封先聖實當今盛典若不騰芳琬
曷以昭示罔極於是省令檄下諸路勒石廟學意
自木鐸聲訖千八百年有國家者追崇聖號非一至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十

唐元宗始進爲文宣王宋真宗復加至聖二字是皆
議出一時雖極徽美之稱孰若我朝取孟子之言爲
準以聖譽聖之深切著明也凡在郡邑長吏祇若朝
廷尊師重道之意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忠信以
興化美俗爲務顧不攄歎至大三年庚戌夏六月丁
未朔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遙
授平章政事致仕臣閻復謹

高唐除稟忽都政績碑

閻復

高唐齊右上游襟帶瀛博爲燕
名郡聖元開創之初

封建宗室皇曾祖姑齊國大長公主駙馬高唐武襲王
有佐命之勲烈高唐夏津武城三縣爲湯沐邑迄今爲
皇甥駙馬都尉趙王分地國朝之制宗室諸王得承制
署官監治封域號達魯花赤武德將軍幹朶忽都自乃
祖乃父來蒞茲郡有德於民凡三世矣予壯歲游宦南
北是時君年尚幼襲爵之後予在翰苑凡輶傳往來燕
南語賢監郡者率以及君郡之守令秩滿謁選至京師
稱君之賢如出一口迨予致仕還君以鄉長者事予
禮文甚至君系出朔方右族讀書通大義體貌謙恭尊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七

賢容衆雖位居牧守之上年長於已則必待以兄禮歷
官茲久律已益嚴御衆益寬士民愈加敬愛一日郡之
耆艾孫居禮李義等將爲君礪石頌美持文學掾翟若
玉所述事狀相與謁文於予予謂武德君之賢行路之
人皆知之碑之衆口久矣奚俟予言哉雖然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觀政有方必觀其跡予去鄉餘三紀還至其
境田野開闢桑麻交蔭見其留意農事激勸游惰力穡
務本者衆矣過其市則商旅駢集列肆相望夏屋渠渠
見其居觀昔富且庶矣入其庭則無鞭朴之囂牒訴之

頽圉圉屢空見吏民嚮化盜賊屏跡矣瞻仰郡學禮殿
廊無宏敞壯麗有加於前講授有堂鄉賢有祠儲書有
所邊豆簋簋禮器咸備爰及郊遂百家之聚皆立廟庠
見武城絃歌之風所被者廣矣至於嚴公解以聳民望
新驛傳以安使軺祀三皇以勉勵醫學置義阡以救喪
葬無所歸者仁民之事靡不具舉前後所閱守令至十
餘輩君總持大綱倚以事功居無媚嫉而行無掣肘俾
各盡其才分之所至可謂樂取諸人以爲善得監治之
體矣史敘循吏所謂賈厚簡靜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庶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二

七

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於君見之乃酌輿人之誦著於編
觀風謠者尚有采焉其辭曰一郡之政責在於守畫境
制行監郡居右郡符予握郡寄予授或肆顯輒爾可與
否守也雖才將無措手惟武德君朔方華胄世爵相承
紆朱結綬福我郡人功崇德懋敦睦僚屬義同交友假
以事權罔或掣肘布宣皇澤賑恤災咎我行其野農熙
於畝靡田不桑無地不耨我過其市商賈輻輳繭絲之
饒交相易貿乃觀郡庭事無紛糾民樂公輸怯於私鬪
罔罔屢空威攝攘寇乃瞻廟學丹碧戶牖廊廡之崇有

加於舊廟益範金犧尊象自明倫有堂師席訓誘配
有祠先儒領袖四及郊遂孔堂畢構化被絃歌民習俎
豆新驛皇皇庖傳庫廐遷至近郊以便馳驟廟祀義豐
軒敞配侑勉勵醫學以拯疾疢乃置義阡闢田近藪貧
無所歸民喪爾救若守若令才多異茂凡此治功樂爲
予就境用清寧民用安富豪猾斂跡風俗歸厚郡人美
君將勒瓊玖惟君令名播之衆口作爲歌詠庸視永久
吉士安去思碑 閻復撰

高唐知州吉君仁甫受代後州之耆老吏民將植碑郡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一

金石二

三

庭以著遺愛請於監郡武德君君聞之忻然礪石茲久
以郡邑事煩而不暇舉今知州王奉議縣尹戴承事到
任之期月武德君洎縣長進義君語及其事咸謂吉君
惠愛在民民之情不可拂也君之善不可泯也相與謁
文於予予詢諸耆老曰古之所謂長吏必有異政若劉
琨宋均之虎暴去境王阜令狐燕白鳥甘露之瑞見於
史傳吉君爲政寧有是乎曰無有也又問古之所謂良
吏者必廣耳目以示明察使民畏服若黃霸之亭烏攫
凶趙張三王鈞距之利發奸摘伏如神吉君爲政寧有

是子曰無有也然則君之爲政奈何曰君之律已也廉
虛事也平遇下也寬而有制以爲治道在安靜克謹老
氏烹鮮之戒病民之事力務去之郡當南北之衝江浙
物貨歲走京師隆冬河結課民輦運跨越德州陵州之
境直抵河間往返八百餘里人牛凍餒於道君下車之
日講求民瘼首及於此卽以逸勞不均言之省府符下
德之平原協力三之一近至陵州而代大德壬寅歲荒
民饑至割榆膚而食君具以其狀聞於朝朝降寶券七
萬五千緡以賑之均散貧民獲免流移之患齊右繭絲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十四

沃壤視他郡爲最君謂歲入豐儉係人力之勤惰勸課
弗嚴長吏之責也乃遵農桑要旨勗民耕耨良農之訓
誨子弟不啻過焉君才優治劇樂取諸人以爲善州之
驛舍舊居廨署之側路經闖關老稚竭蹶以避馳傳會
縣尹趙君諸事改作就令相地東城鬻署前隙地得錢
萬緡創構新驛堂廡庖庫大小數十楹工用材力一切
不煩於民規模壯麗甲於他郡律度量衡平治天下之
先務君以民間所用輕重大小不同吏得以高下其手
於是命工制造一遵省部定式爲便吾黨素號禮義之

郡澹軒先生康公及其先生閻公桑梓在焉郡之學之
需丐膏馥爲多君捐俸貲倡率士民爲三先生立祠配
享廟庠使郡人有所矜式每朔望率胥吏入學聽教官
講讀律令以啟迪其良心冬夜爲置講席至春首始罷
躬親庶務弗以爲勞至於賦歛有程無追呼犬吠之警
庭無留廢羣下不得夤緣以爲奸前積年所未決者一
旦剖析人情靡不悅服若此之類吾屬受賜者非一予
聞耆老之言詳君政績蓋職分之所當然初無過高難
行之事何致吾民眷眷如是哉豈非仁信篤誠有足感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十五

於人心不求譽而譽自至予旣美君能盡職分之所當
然而致吾民去後之思又嘉武德君監治有體以成同
列之名而流芳琬琰奉儀君相率郡邑僚屬共爲贊成
之其視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者賢不肖何如也故樂
爲之書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凡居是任者上體聖朝
勤恤民隱之意下有賢監郡得展其才而無掣肘之虞
施圖治效盡職分之所當然則人皆可以礪石他山之
石可勝旣哉君東陽人名士安仁甫其字也今官於朝

位至華顯矣

明知州陳良珊去思碑 魯鐸撰

知州陳良珊去思碑 黃瀾撰

進士題名記 許彬撰 天順 年

科貢題名記 任淳撰 嘉靖十三年

國朝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商邱宋公聲名宦崇武碑記

劉天爵撰 康熙五十四年

恩縣

北魏界碑 太和六年

碑在漳南鎮西北八里當鄴正東三百里 寰宇記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 六

金嘉禾碑記 翟介然撰 明昌三年

碑在恩州儀門上金明昌三年歷亭縣五袴鄉五袴

里宋澤民田內穀一莖三穗刺史安珪表間賜以銀

絹貢土翟介然作記 永樂舊志

嘉禾碑在恩縣西四十里明昌間產禾一莖三穗繪

於石並載符文於上今存 全

按右二石一記在縣門一圖及符文在本鄉

明呂應祥去思碑 孫緒撰 嘉靖十三年

儒學科貢題名記 孫緒撰 嘉靖 年

杜傑去思碑

丁懋儒撰

嘉靖二十七年

思以城西地勢汗下遇河水泛溢卽湮沒連歲不登徵輸莫辦民無寧居焉嘉靖甲辰水大至魏守歐東泉翁委杜君治之君殫厥心力以開渠洩水爲事患底平又爲潰決之慮厚築河防凡五處曰龍灣曰浮雲寺曰新開口曰滕家口曰青州廠是已其賦役之不能免者則先平土而後昏墊故事集民安得古人救災恤患之義民曰噫我公樹茂德於民民胥匡以生匪有紀何以示不忘遂相率請於御史黃南渠公報曰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七

事舉於民惟其稱見任立碑越制曷俟其去乃圖民情弗能直遂咸缺然越今四載君署清平偶病膈氣久弗愈懇乞致仕歸民又不獲留行徬徨罔知攸措越境走請儒並前績紀之緣君嘗署聊城予宜知也夫去後見思古人難之君德先於民抑惡可已諸據君貳恩邑自壬寅歷戊申垂七載兩收黍嶽香物買解上用顏料大比充供給官均徭審編戶則署事恩清平博平聊城堂邑諸邑役於外數數也律已惟廉集事惟敏及民惟惠節吏以文君兼有之可不謂難乎其行與事莫可殫述

在聊城蓋未兩月議均徭減舊額銀若干兩節迎送去
雇直馬若干匹清坐派而老猾巨奸縮手莫售皆其大
者民多德之裹糧適治薪水皆自給靡絲毫私於民在
諸邑可知也有日錄以行事自考可見精勤之心爲職
業之根本也夫治官如其家去若脫屣七載之績解於
一旦孰謂杜君異途而不知學哉去而思之亦深且長
矣雖然杜君縣丞耳事無專成且多暫攝猶結上之遇
永民之思自丞而上有治人之責者未有誠於自盡而
澤不下究道不上行者也君有詩才每政暇得句清麗

東昌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金石二

六

可讀茲著其大都以答恩之人俾來者於是乎觀君諱
傑字汝興直隸鎮江府丹徒縣人

縣令韓屏去思碑

雷稽古撰

萬歷五年

縣令吳永裕去思碑

鄒之魏撰

縣令孫居相去思碑

王守正撰

萬歷二十七年



七年

君詩